

教你鉴赏 · 美术系列

版画

技法与鉴赏

吴葆伦主编

曹文汉编著

东方出版社

《教你鉴赏·美术系列》

版画技法与鉴赏

张秀平 策划

吴葆伦 主编

曹文汉 编著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秀平

封面设计:于名川

版式设计:萧 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版画技法与鉴赏/曹文汉编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8

(教你鉴赏·美术系列/吴葆伦主编)

ISBN 7-5060-0649-9

I. 版…

II. ①吴 ②曹

III. ①版画,技法(美术) ②版画—作品—鉴赏

IV. J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1663 号

版画技法与鉴赏

BANHUA JIFA YU JIANSHANG

吴葆伦 主编

曹文汉 编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5 插页:2

字数:120 千字 印数:1—10100 册

ISBN 7-5060-0649-9/J·18 定价 13.00 元



曹文汉，1937年生于北京，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东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

版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并由中国美术馆收藏作品多幅。作品曾在国外展出、出版、收藏，并在国内外多次获奖。曾在《美术》、《美术研究》、《美术向导》香港《收藏天地》、《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发表论文、文章数十篇。主要论著：《古元传》。

072MP/26



《阿诗玛》黄永玉（水印木刻）

《蒲公英》吴凡（套色水印木刻）





《玉带桥》古元（水印木刻）



《日出》柯尔维尔（丝网版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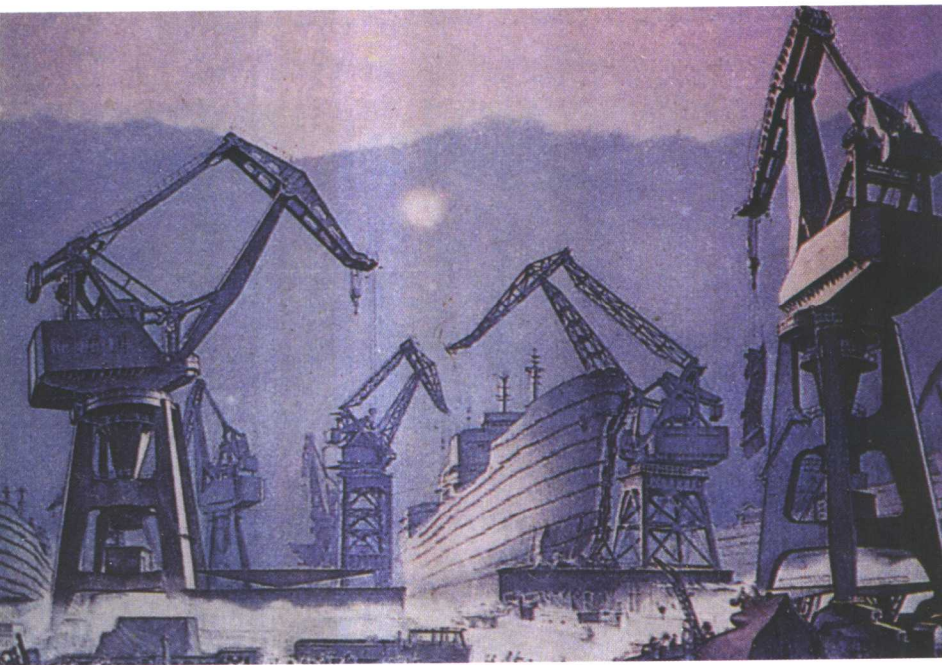


《初踏黄金路》李焕民
(油印套色木刻)



《北方九月》晁楣 (油印套色木刻)

《不尽长江》曹剑峰（套色铜版）



《旭日东升》李宏仁（套色石版）

能动的欣赏（序言）

沈 鹏

欣赏的广泛性，大至宇宙、社会、人生，小到一幅画、一行诗、一片树叶。

大与小之间应有内在联系，“一叶落知天下秋”、“一粒沙里看世界”，都是由小见大，由一个片断的现象联想到大千世界的变化。

欣赏艺术，从本质上说也是对整个世界的观照。当艺术作品以物质形态完成的时候，作品的生命旅程还只经历了一半，千百万人的欣赏，才使作品真正进入社会实践。“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倘若没有知音钟子期，那俞伯牙的琴声便失去真正的实践的意义，也即失去直接现实性的意义而成为“未知数”。2000余年前伯牙的琴声我们不可能听到了，但是从前人的描述中，我们能够领会，能够“进入”他所创造的那个艺术境界，相对于伯牙的琴音，子期的欣赏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可以设想，当初伯牙的琴声不会是简单地再现“高山”与“流水”的自然性质，而是内容含着丰富的情感、想象、具有多义性。为什么说伯牙“志”在高山、流水？可以肯定它不像有些单以模仿自然界声音为能事的乐曲那样简单，即不需要很高的欣赏能力便能够接受。它那独特的艺术境界在借高山、流水以言

志，或者说在言志中内含着高山与流水的风貌、情致。只有与艺术创造者有类似体验的人才能够找到与创造者相通的切点。这么说，艺术创造者之需要、欢迎欣赏者（再创造者），正有如千里马之于伯乐了。

好的艺术作品常常具有多义性、模糊性，而欣赏者的口味又如此不同。欣赏作为一种再创造的思维活动，与被欣赏的对象的“切入点”几乎“人各言殊”，这既表明了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并且也表明了欣赏的特殊性，从实践的经历丰富了艺术品本身。《蒙娜丽莎》的“神秘性”，既来源于作品自身的丰富性，也不可低估来自欣赏角度的多样性。亨利·莫尔的《斜躺着的女人》，有人归结出六种意象，分别为女人、土地、女人与土地的混合。一种意象有着向另一种意象过渡的趋向，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微妙的角度凭自己的爱好去揣测，实际上远超出那个“六种”。“形象大于思维”，既是艺术本身的特征，也是欣赏过程中的必然。不过这种“大于”，不必在总体的意义上，倒体现为实际欣赏中的复杂性质。只要是真正颠扑不破的杰作，有时候那怕加以贬词，也未必不是丰富了我们作品的认识。王羲之的书法，梁武帝赞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可是张怀瓘评为“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且不说对这句话还有不同的解释，两个不同的角度不也可以加强我们对王书的壮美与秀美融合的认识吗？还有像李煜不喜欢颜真卿书法说它像“叉手并脚田舍汉”，这难道不可以从一个角度表明颜书的纯厚朴茂？“田舍汉”在评论者当时认为粗俗，却在客观上揭示了颜书美的一端。欣赏的能动性表现为欣赏者的介入，只要这种介入是真诚的，而不是胡乱的，是动情的不是冷漠的，真正的审美欣赏必定能够使作品价值在历史的过程中得到肯定与完善。欣赏的能动性，不是单向的反馈，

它表现为对被欣赏对象的介入、干预，在肯定或否定对象中表明对宇宙、人生、艺术的观念，其实也包含了对欣赏者自身的肯定或否定。因此必然地影响艺术的发展，并且因此影响及于社会发展。对欣赏者来说，这是一种愉快；对艺术品的创造者来说，意味着社会实践产生效应，是促使艺术进步的推动力。真诚的艺术家对来自欣赏者的介入与干预采取自觉欢迎的态度；包容性大于排他性。欣赏活动中个人的、特殊的性质，使它不排除片面性，偏爱不是无知，无原则的肯定或否定倒是缺乏真知的表现。欣赏中的特殊性随处可见。形容大雪纷纷的景象，不一定“柳絮因风起”比“撒盐空中”高明（谢道韞故事），要看特定的场合，也要看特定的欣赏者在具体条件下的反映，以及如何评价这种反映。欣赏，应当是一种自由的活动。欣赏不可能完全摆脱功利性，“盐”和“柳絮”的比拟从功利性的角度看是有区别的。但是过分局限于功利目的，往往带来“一叶障目”的消极性，阻碍了对客观存在的美的发现。所以“观道”需要“澄怀”。

欣赏在一瞬间完成，但这只是在相对意义上说的。读一部《红楼梦》需要许许多多“瞬间”，只有到全部著作读完，才能够作出完整的审美判断，然而审美判断并不到此终结，它表现为长期的历史的过程。我们看一张单幅画只需很短时间，但从局部到总体的反复欣赏也会是“无限”的。所以欣赏的“瞬间性”带有相对的性质。欣赏集全部直觉经验与逻辑判断于一刹那之间，这个一刹那其实是全部人生体验之显现于艺术品，虽然十分短暂，却是长期积累所形成。为什么有人看了凡高的《向日葵》或八大山人的“伤心鸟”、“瞪眼鱼”激动不已，有人却无动于衷？为什么有人能够从健康的人体艺术中体会到美感，有人却表示木

然，或者流露低级趣味？在欣赏美的眼睛的背后，需要高度文化艺术知识培养起来的美好灵魂，不然就谈不上进入审美状态。艺术固然需要感官的刺激性，但更需要内在的充实，需要耐看。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我们在欣赏过程中要善于通过形式发现意味所在，要把任何形式因素看作是一个活的生命体的组成部分，由局部到总体，再由总体到局部循环往复，在好的艺术品里，一切形式因素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一切形式因素向着特定的“意味”集中、凝聚。中国书法最能够体现为“有意味的形式”。中国书法中笔法、线条之所以不是孤立的，就因为笔法、线条组成一个运动着的生命体而有了自身价值。传统的“永字八法”用来解释一个方块里八种笔法固然可以给人常识，但是如果不是将八种笔法连结为一个活的生命。这种形式便失去意义，传统书法教学中孤立地讲解笔法的缺点从这一点也暴露出来了。“有意味的形式”这个理论对于形式的价值，正在于引导我们不要片面地、形而上学地对待形式问题：形式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形式又总是同特定的表现性、再现性联系在一起的。

艺术品的欣赏可以在一瞬间凭直觉完成，但好的作品经得起长久的审视。在书上有许多关于一幅画、一幅书法作品使人长久不忍离去的故事。欣赏的直觉性以理性为支柱，只有反复地、多角度地欣赏，充分发挥理性的判断力，欣赏中的直觉感受才是真正可靠的。如果把创作看作理性控制下的潜意识层的能量释放，那么欣赏过程也同样要有潜意识的活跃，而这种潜意识又是在理性控制下发挥出来的。我们把创作者——作品——接受者当作审美三位一体的全过程来看，艺术作品的接受者大体上经历了与创作者类似的思维过程。比如对创作者来说是“以形写神”、“托

物言志”，对欣赏者来说便是透过作品特殊的造型手段体察创作者的“神”、“志”，在创作中“形”与“神”，“物”与“志”体现为“二而一”的不可分离的直觉意识，而欣赏者眼里的“形”与“神”、“物”与“志”是同时接受的。但“遗去机巧，意冥造化”“与神为徒”（唐·符载）的原则对绘画创作与欣赏同样适用。古人也早已总结出“深识书者唯观神采，不见字形”（唐·张怀瓘）的经验。作品神采飞扬，必定潜藏着完美的格式意义上的“形”；无精打采，无疑是“形”的失落。古代的“形与神”、“托物言志”的理论，同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基本一致，后者更把我们的认识提到现代科学的高度。创作与欣赏，以作品为中介，存在相对应的心理状态。所以严肃的创作者心中不会没有读者，认真的读者也必定理解创作者的甘苦。

现今放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套题名《教你鉴赏》丛书的美术系列，包括《中国画技法与鉴赏》、《油画技法与鉴赏》、《版画技法与鉴赏》、《水彩水粉技法与鉴赏》、《中国书法技法与鉴赏》五种。当前出书难，而选题又距“下海”“K. T. V”之类甚远，单说这份勇气就很值得敬佩。这套丛书的编著者，都是我熟悉和闻名的朋友。特别要提到的是，这套丛书的主编我的好友、同事吴葆伦同志。1926年出生的老吴，大半辈子供职人民美术出版社，十多年来做期刊《美术之友》、《美术向导》副主编，他以最大的奉献精神主持这两种刊物，无分寒暑，不分昼夜，在他带动下以最少的人力（在编人员只2名）最大限度地完成任务。我们之间配合的融洽、默契，主要依靠他的勤奋、多能和耐心。他长期从事的专业培养了他良好的鉴赏经验与才能，现在又以此贡献给广大的读者。呜呼！澄怀方足以观道，非伯乐不足言千里马，为这套丛书作奉献的吴葆伦同志和各

位同志,其所以从事的工作的意义又何止于这套丛书本身!我翻看了这套丛书的一些内容及要目,发觉编著者注意到了各门艺术欣赏中共同性与特殊性,传统观念与现代感觉,社会因素与个人体验……,还要特别提出的是编者突出了艺术作品中的技法问题。本文上面说到欣赏过程与创作过程存在着相对应的状态,与创作者不同的是欣赏者并不直接将创作意图转化为物质载体,欣赏者自有他独特的角度。但是一个有高度水平能够深入欣赏艺术的人,也必定对技法有比较深切的了解。因为任何“艺”的成就,都离不开“技”的发挥,明白两者间的辩证关系,会帮助欣赏者更好地介入、再创造。这套丛书名为“教你鉴赏”,无疑地起着引导作用,是启发而不是终止,是循循善诱而非耳提面命。希望认真的读者能够从中获得审美的愉快并借此进入更宽广的审美天地。

1994年12月

前 言

人类为了生存，除了必不可少的生产劳动、工作学习外，为了使生活丰富多彩，生活得有意义，生活得更加充实，还需要各种享受。从总体上讲，人类的享受不外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而物质享受可以说是有限的、也是比较容易获得的。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合资、私营、个体企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因而产生一部分高薪阶层和腰缠万贯的“大款”。这部分人，特别是后者，利用他们拥有的财富可以挥金如土，一掷千金，买得极大的物质享受，但其中有为数不少的人，活得并不“滋润”，感到生活乏味，精神空虚，甚至有人说：“我除了有钱以外，其它一无所有”，也有人说他是“物质的富翁、精神的乞丐”。究其原因恐怕是他们缺乏精神方面的享受能力。因此要想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获得多方面的精神享受，最基本的要有良好文化修养和多方面的常识乃至知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都很重要，相比之下，后者可能更为艰巨，因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普及和提高全民族的对文化艺术多方面的欣赏能力，这绝非在较短时期内所能奏效的。

精神方面的享受范围非常广泛，诸如阅读文学作品、观看戏剧、舞蹈、影视、运动比赛、杂技、魔术、马戏表演，

听音乐、跳舞，观赏绘画、雕塑、书法、摄影及工艺美术等各类美术作品，摄影、集邮、收藏，琴棋书画、花鸟鱼虫……都可以从中得到高尚、文明的精神享受，而这些享受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有时用金钱也可以买到，例如可以用高价买一些古玩、文物、名人书画收藏或悬挂家中，似乎也很高雅。但对这些珍贵艺术品知之甚少，对它们的艺术价值究竟高在何处？如何鉴赏，作品出自何代，作者的经历，作品的艺术风格，甚至连作品的内容都不甚了解，岂能真正从中获得美的享受。

欲从欣赏优秀的美术作品中，得到一种特殊的愉悦性的感觉，它表现为一种满足感、快乐感；表现为主体的一切精神力量处于一种情感愉悦状态，从中获得美的享受、艺术的陶冶和鼓舞，培养人们的崇高品质、正义感及其他美德方面的教育，则必须具备对艺术作品的鉴赏能力。

美术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包括绘画、雕塑、建筑艺术、工艺美术、书法篆刻、摄影艺术等几个主要品类。就美术创造的形象化手段来说，造型性是重要的形态特征之一，所以又称为“造型艺术”。以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感知媒介主要是视觉来说，美术又称为“视觉艺术”。

美术的欣赏以视觉作为导引，首先是外部形式美的感受，由表及里，再从现象到本质，逐步体察到形象的深层。审美视觉是欣赏活动的主要纽带，但审美活动的完成，必须依靠视觉艺术心理以及更广泛的文化素养来辅助。审美活动有自主性，文化素养越高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就越深。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审美基础上来欣赏艺术作品的。马克思说：“艺术对象创造懂得和欣赏艺术的大众”。好的艺术品能启发观赏者的审美意象，提高审美理想和美感能力，并诱导人们在欣赏中进行各种不同的再创造，而获得极大的

精神方面的享受。

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满足我国人民——特别是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广大读者，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要，我们着手编辑《教你鉴赏》丛书，其中第一套是美术系列，包括《中国画技法与鉴赏》、《油画技法与鉴赏》、《版画技法与鉴赏》、《水彩水粉技法与鉴赏》和《中国书法技法与鉴赏》五个分册。

在帮助读者了解或掌握美术的基础知识和技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地鉴赏各类美术作品，从中获得更大的美的享受，还可以进一步学习、实践、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

这套丛书的策划者是从事编辑工作多年的张秀平女士，近几年她策划了几套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系列丛书，由她主编的《中国 100 系列丛书》荣获 1994 年第八届图书奖。

《教你鉴赏》丛书，是她根据广大美术爱好者渴望提高鉴赏能力，增加美术知识的需要，通过市场调研，多方奔走、并几经周折才得以出版的。

吴葆伦

1995 年于北京